

《张隐韬烈士日记》连载(五)

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

一九二四年(民国十三年)

【八月】十六日 晴。昨夜，我们第三区队轮班为步哨，我为巡察。昨晚正值阴历七月十五日，一轮明月当空，照的汪洋的珠江流水，涛涛[滔滔]不息，水势接天，一望无际。在白兔冈之炮台上，观此山清水秀，郁郁苍苍的黄埔风景，煞是天然之快乐园也。在要塞司令部后之倒吊胡楼(应为葫芦——编者注)山上，亦有另一翻[番]之新兴味。直至夜后二时换班，遂在雨操场架板而眠。此昨夜之情形也。至今晨七时返校，饭后睡至十一时方起。——今天下午，向队长及校长请假，拟明日晋省晤于^①。不准，去其一信，告我不能晋省原因。

注：①似为于树德。

十七日(星期日) 晴。第一、二队放假，第三、四队警卫。曹区队长在晨饭后对我说：“你的假，队长准你了，你自己可以去省。”我以为无有晋省的希望了，焉知在绝望之中忽转而至成功，使人出在意料之外。于是我在茅张仲侠处借洋二元，决定在商船来时晋省。我到海关码头问开船的时间，因言语不通，他们答我上午无船，十二时后才有船到省去。于是，我以为假是费了很大的周折准了，船又没有，还是不能到[达]到目的。又，在校门外停一只学校的船，我以为去广州的，我到事务长处问，事务长派勤务兵到管理部去问。又[许]久回来说：“有校长的命令，校船不准晋省，亦不准学生乘船。”我蹒跚不高兴的走到江岸，正遇曹石君(广东人)。他于是代我向小艇上问去省的船，益得准确的消息，“有九点半的船”。等到十时，见该船自逆流爱走不走的来了，因为是逆水，所以船到的慢。到船上忽遇金佛庄，乃共到省，并在船上谈了很久的话。及十一时半，乃到省城。下船后去高师，先晤张溥泉。以后他和我到饭厅晤树德，并于舫舟、王法勤(直隶的)、丁鼎臣、张维村(山东的)、韩邻符(三特区)诸位，共吃饭后，乃到树德寓谈。及二时半，乃至大东酒店前码头，搭三点轮返黄埔本校。

(右派张继的攻击苏俄及共产党的谈话)：

我先见张溥泉(右派首领)时，我问他开会的重要议案(他说：已开三天会了。)，他说：第一重要的就是“对俄应持之方针”；第二就是对“党内的暗潮”(他所指的暗潮，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左派的暗潮)。不时，他又很严重[肃]说：凡是一个党加入一个党，在以前必有相当的手续，有对之的相当决议之限制，然后才可免流弊发生。……

我与丁鼎臣谈话时，他对我说：“我们山东的同志，你要好好的和他们联络，并且到校时代我一一问候。”丁是一老年人，对人很忠诚、恳切，这到[倒]是好份子。

于永滋兄问我说：“我在上海听说你在校内很消极，甚事都不高兴作，很消极，真否？”以后又问我学校的情形，对我说：“你无论若何不必抱悲观，只在你学到军事学，如毕业后，你不乐欲干下去，我在北方给你设法。”又对我说开会的三天情形，他说：“近来孙总理的态

度很堪注意！……他的妥协性太甚了，这绝不是所谓革命党的行为。……并且这次对我们也有些不如前。……不过，无论若何不至将我们推出去。……国民党只在是有兵或者有钱的人要和他和〔合〕作，他不论你是什么人都揖之而入，给你把交椅坐，你看这是什么革命党？……至于开会，无有什么效果。不过，这次会并没有什么价值……。溥泉在上海因为邵立〔力〕子是共产党，右派的打了他一顿。这次的会，完全由老张造成。前两天开会，把他气的不了！”我走后，在船上对我说：“我们都要携手的分工努力！……”。

我上船时，和金佛庄谈了很多的话。不过，在我观察这个人，是性急的、孩子气的而观念到〔倒〕也清楚的一个人。至于谈的话，不必来记了。

十八日（阴历七月十八日） 晴，下午三时下了半点的雨。（1）昨夜十一时，我们方入睡乡，忽吹紧急集合号，到外边防守。据说：第四队警戒时，因江中载有兵船，诘问不答，致开枪轰击，不时退去。我们在外面站了两点钟才回来。今晨，睡到八点才起。——看《中国国民党讲演》第一集。（2）（晚夜，第四队放了些枪。至今午，乃知是打的是一民船，将该船手已打死，学校里不知对之以若何抚卹？而应取消学生的这种胡闹的举动。）（3）左派的载〔戴〕季陶先生，前因右派的攻击去沪，经本校及中央去电，复来粤。在前几天来本校，吃了些校长的白眼羹，和学生们也未得谈话就回省城去了。中央教〔叫〕他当军事政治讲习所的所长，又因右派的暴力攻击，不得已又回沪。昨天永滋兄谈这件事，我听着心里很难过！……（4）寄北京新平及华池各名〔明〕信片一张。

十九日 晴。上午校长说话，并讲“巷战”。

（中国的资本家也要为政治之竞争）：

因省城商团的私运军火案尚未解决，商团时有罢市之谣啄。并其〔且〕商团之长陈伯廉①先为香港汇丰银行之买办，近既为商团长。野心勃勃，想推倒革命政府，勾结英国为军火之供给，联络北洋吴佩孚，拟在本月之十四日起事，而立商人政府。他是法西斯〔斯〕党的党员，故此事一泄，即严下统〔通〕缉令。并四周布置军队，以观音山为炮兵阵地，如西关商人（此是大资本家的聚会地，商团兵亦多）一有举动，则以炮轰之，而牺牲此西关人民（此地约五六十万人，广州商业之中心也）。我们去，也是为的备战。全副武装，充分子弹，而实习“巷战”者也。下午一时出发，三时船至省城。住于省长公署内，食住亦甚安心。晚间队长报告：昨日（十八日），干部学校及讲武堂游行，商人多闭门逃避。至于其暗中的行动，则不得而知。并报告各地驻有之军队及布置云。夜，至省署内，与李东园面晤谈省事。

注：①应为陈廉伯。

二十日 阴，昨夜雨。夜睡时，蚊虫极多，正〔整〕夜未能安眠。至下午，列队西关游行，并散三种传单，以劝告市民。看其形势，近日似无有什么变动，因其迫于强威之下也。但恐祸变不发于近日而仍暴发于将来，因其商团军有千余名（他商人枪械颇多），不使之解散、缴械或改组（改组用国民党人指挥之），必是起祸之源。并在我们游行时，有人说：“皇帝到了！”他的话的意思，就是指军队是压迫他们的，而不平的表现！所以我的主张，必要对于此问题根本解决，而使之解散、改组，终非完全之计也。当我们游行时，天气燥热，全身尽为汗浸。不久大雨，约一时许方止，雨汗交加，无异方出自水中者。及五时返省署。

二十一日 阴。上午操刺枪术，下午公园游玩，晚饭后乘船返黄埔本校。方列队登船时，于树德、王法勤、于芳〔舫〕舟……等诸位，均在岸张望，亦无暇稍谈，乃笑颜相送而别，及船开驶不见乃至舱前休息。时海水大潮，汪浪之声大作。及近黄埔，恐学校的步哨望船放枪，

乃预吹号音以安之，恐其如十七日夜之对民船轰击事也。

(1)因出校二三日，故今晚值日官送来四封信。(2)二封是华池来的，说将款子已给渠如寄去了。(3)家信一封，今年麦秋收麦八斗，青苗甚好，惟棉花不甚强。藏表妹仍在我家住，多表弟念书尚着意。(4)是北京东长安街电报局傅瑞五(字呈祥)寄来的，但我忘记此人，我终是想不起我和他是那〔哪〕时认识的。

二十二日(阴历七月二十二日) 阴。(1)寄渠如一信。我们用的枪，是广东造的单筒子，今日忽然教〔叫〕我们都换了这次扣留的老式的套筒枪。秽污的很，擦了半天枪，忙的不了，也未擦干净。晚上，又发给约二尺长的刺刀。

(宣侠父为党与校的争执被革)；

(2)同志宣侠父今日开除。其原因为党中之组织上他为小组组长，但学校的校长令组织对学校也负每星期报告之责。他以为校长是党、校不分，乱用威权，集第二区分部的组长开了个会，议决均不须报告，并在党部、政治部提出质问与弹劾。校长知此大怒，遂告各组长，如不速行报告者，即从严处罚。我也劝他，何必生这样的气，我们只有我们的目的……。他以为虽牺牲自己的学业，或者警醒几位同志，竟不报告，遂于今日校长及党代表开除之。——若说他这种敌抗的精神，我是佩服！然一点代价没有，无乃有点不值得。然学校的这种行动，亦堪恨哉！

(3)今日已正式上课，算是暑假之期已满，队长对人们有假期后的人员更动及学生以后对功课各项的谈话。

二十三日(阴历七月二十三日) 晴。今天我们都出校，至环黄埔之各山上修战壕、掘坑、搬土，忙了一天。按：此工作，乃筑城学上的实习，但我们还未讲到筑城学，概防诸意外之变而设也，亦即保此枪械之设备也。

(民党中右派对左派大下攻击令)；

今天我接到三份报，系《护党特刊》一、二、三三期。此报是民党右派所办，专为攻击共产党者。自此次中央开委员会起，至闭会时即停刊。他们的一些无理、无聊的论调，很觉可笑。但对于一些头脑不清楚者，亦能摇〔耸〕人听闻，而对共产党起莫明其妙的误会。我特寄〔将〕第一张寄给永滋兄^①，请他在大会对右派提出抗议。——前些天，右派还发出一本小册，名目是《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份》，一样的攻击共产者。

注：①即于树德。

二十四日 阴，下午小雨。(1)今日星期日，因黄埔仍是戒严，故未放假。我便乘此暇寄华池、傅瑞五、北京新平、家信各一封。并检查枪械，整理内务，队长讲话，一天也未得稍暇。——(2)我的阳囊湿疹病昨今两日特烈，昨夜痒的未知睡觉，故今天一点精神也没有。每一痒起，即如针钻，如以手挫之，则动彻〔辄〕全身为之不适，头脑〔脑〕昏晕，真是我第一次长这样的怪病！

(3)第二队的区队长孙某，系校长私人，混〔浑〕而且废之人也。今天，凡是官长都发了手枪，他胡自乱弄，以致误发火，将第四队的学生李某打伤腿部。已抬往省城去医，子弹尚未取出。本校的医士就束手无方，真是庸医。但不知校长对此孙某，有若何之惩办？

(佛山罢市)；

(4)(报载)：佛山已罢市，政府派胡思舜镇慑，致与商团冲突，历半时许，始将商团打散。佛山之罢市，亦受陈伯廉等之鼓动云。——(5)今日，自省传来消息：今日午时第一公

园开市民大会，到会者二万余人，决议一律讨陈。惟参加此会者，多属工人、农人，商人特少。哈哈，真心拥护政府者，乃是无产者。不知代表资产阶级利害者，作何感想？

二十五日 晴。(1)夜，本队放步哨，仍为防“校械案”之不测。自昨夜直到今日下午七时，为本队警戒时间，我以湿疹病烈，告假未去。自暑后开学，学校上课时间特少，除修工事外，即为警戒勤务。咳，我们在这学校，不知到毕业后能学些什么？

(广州罢市)：

(2)今晚得省城消息：广州西关已罢市，由于昨日(二十四日)夜九时有人散传单鼓吹所致。于今日捕获一散传单者，即已枪决，已照警戒云。听传论其罢市之因由，先时陈伯廉^①对商团说是政府赤化，将行共产主义、三民主义之民生，即是社会主义，故有购大批军火谋推翻政府云。

注：①应为陈廉伯。

二十六日 晴，惟下雨数次。(1)上午，在本洲之东南方，作战壕工事，忙苦不堪！下午，作战术的“现地实习”。(2)作战壕工事之休息时，有本省同学指给我树上之黑球形的一种物质看，我以为是本地人用布料包成的东西。他们说：这是蚂蚁。我很奇怪，至近看时，果然是些蠕蠕而动黑蚁。它们都聚成一球，如北方的酿蜜蜂相似，这真是我第一次看见蚁的怪事。有位同学用枪将蚁球打破堕地者一块，则诸蚁纷纷驰去。其形之大者，有如猪头者。

(黄埔的物产)：

(3)下午作现地战术时，有买六棱的长形黄绿果者，名曰洋桃，味颇美，亦甚适口，亦本地之物产也。又有蓝果者，乃佐膳之菜类物也。其形如青果、橄榄(此二种黄埔长的也很多)，惟熟时呈蓝色。有位广东同学摘了很多，做熟了，去了核，教[叫]我吃，在我觉着是很不好吃，但亦有一种另外之味。

二十七日 晴。上午作工事，下午现地战术。(1)这几天来，我们的吃饭、睡觉、上课时间都失常序，每夜都是严密警戒，惟恐本地之土匪、乡团、商团之暗谋劫械。故上课及工作时间都是毫无精神，又加湿疹病尚未痊愈[愈]，真是有不能说出之苦痛。(2)本校之染此湿疹病什有八九，因医官等以多不为奇，司空见惯。我终想请“半休”假，休息一半天，而终不可得，不得应允。

(时局之骤变)：

(3)近来中国政局，不数日而生出莫大之变化，与中山相持二三年之久的陈炯明，忽然与卢永祥合作，将兵调去福建，而惠州交还刘震寰接收。江、浙之战争已悬眉捷，不日将开火，奉亦有动作。以此事变看来，恐直、奉又要闹一闹。段其瑞真是“虎死不掉威”，恐又有所伟大的地位及势力的变动。奉张也有包括直、鲁、豫、内外蒙、三特区之势。吴大军阀的地位、势力不知今后苦何？——此乃最好的时机也，惜中山又失过了。广东的军备一点也莫有设施，仍是废弛未修，不知在此良机中，中山有什么进行的设施。

(4)我前天为右派出的刊物——《护党特刊》事，曾报达永滋。今日接他复信谓：“此项印刷品，早以收到全份。此次大会已有结果，即发布一训令，通告全国同志，俾各免除误会，努力革命。此训令业已呈请总理批准，想不日发表。等情。”并谓“不久北返。云云。”——右派的人，真是何苦多此一举！？然新旧的主张对峙之时，在所必有的事。

(5)晚接世奎自津来信，问我去俄的事情怎样？并说天津水情。

二十八日 晴。上午，作现地战术。下午，为消防救火队之简单实习(用灭火机及水枪)

并作工事。(甲)上午作战术现地时,见同志胡公冕同其夫人在洪福市散步,我因在队伍中,未能谈话,仅点头交意作别。我问诸他同志,何其身穿便服,与其夫人快快活活的走着,好像心中很平静,一点的挂虑没有似的?乃知其为本月十四日,卫兵盗窃手枪及子弹事件连累革其卫兵长职。他和宣侠父同志是同天出校,现暂住在黄埔的长洲下庄。

(一星期的回顾之记载法);

(乙)我所记的<日记>,所有的搜集的材料,往往是仅得事实之半,或消息有所不确拉杂的记上,简直如同新闻纸之有闻必录的情形一样。有开始或无结局,见结局或不知其来由,每天所记的,仅是东一块、西一点的写上。那么,如是记下以后,回首翻阅,必不易得其要领,将一件事而分成了多少段落记完,是看察这件事,最难得到头绪的。所以,以后我的日记的记载法想修正一下,就是每天的记事,还是零零碎碎的录上。因为一天你想将一事的全体都得悉,是不容易的,简直在事实上也不能做到。但对于一件事,虽分作数日记起,而看察还有条理,次序不乱而有结果者,可以仍旧照从前的记法。故我打算对于一件事之太无头绪而且复杂,或者每天的记载内未能详其由来及究竟的事,都在每一星期上作一有次第确实的记录于日记簿上。或者一星期的具体感想,也可以写上,名之曰“一星期的回顾”。

(重要记载上的标题语);

(丙)并且记载日记时,凡关于重要之记载,为显然明目起见,特于本篇记载之红格上,题出注意的标语,如中国的历史书籍的小榜〔标〕题相似的。

(近日防资本家而行无产革命的我见);

(丁)(小经验笔记):关于本月二十五日的广州罢〔市〕风潮,他们的起源,是由于谣传国民党赤化,将行共产制的远〔原〕因而起。这件事引起我的十分注意,因为南方的人民是较北方的人民有点知识,所以他们(南方人民)的团体的结合也比北方“快”而且“早”。固然无产阶级的团体是成立已不算少,而同时资本家的结合也是很迅速,无产者与资产者团结势力之对垒,正是适为正当比例。北方有麻木的资本家,就有麻木的劳动者;南方有稍觉悟的劳动者,同时也有坚固联合防御的资本家。所以我看,如若无产者的革命暴发于最近的将来时,必严防南方的资本家之结合。北方还到〔倒〕比南方好办的多,如果时期还远,则民众必都是进化,则无论南北的资产者,都严格监视而实行主义之建设。故今日里之加入军事活动,必普及于全国,庶一有举动,而全国的军事行动,足以压制资本家,而制其死命。故我认为,是应期特别注意的一件事。

二十九日 晴。自昨夜午后七时直至今日午后七时,为本队——第二队警戒时间。警戒地为全洲,而三区队为排哨位于倒吊葫芦山东南方三百米达处,照常戒严。我们排哨由校出发,因道路崎岖,山水难行,而又为距本校之最远地方。走到鱼雷局天已漆黑,小路不易辨,蹒跚奔颠的走着,足下尽湿,而汗流浸背,荒草过膝,不分行路、不顾水田,只是望着南方行进。走了约点多钟,才走到倒吊葫芦山,因为该地地势难辨,走几步终必拿出手电来看看地图,然终〔总〕是找不到警戒区。我们正在目视行途,呼嘘不住的喘着,往着山上走进。忽有人嚷道:“换班的来了!”我们才见着第一队的步哨。问其排哨所,他答以不知。我们便教〔叫〕他归军士哨,回校吃饭。我们又看一看地图,照着图示的现地,又去巡哨所。过水渠、越山岳,头轻脚重的乱奔乱走,直找到十点钟,还是未找着。乃在山麓之一独立树下地面较平阔之处暂息。排哨长命我们——小卒,取稻田沿岸上之半湿不干的稻草,横横乱乱的铺在地上,决定此地为排哨之所。并派出枪前哨,便叫我们就地而眠。我们将枪架上,将已湿的

身上携带物件一一取下，坐了约一点多钟，才渐渐的休息转来。身上的汗也渐渐的干了，于是将身卧下，想着睡一觉，养养自己的精神心灵，调和周身的生理安善。焉知，湿疹痒的很烈，又加上无情的蚊虫在头上乱咬乱叫，无奈何将毛毡掩住了头面。不霎时，身上的汗已浸出衣外，乃将毛毡去了，以手狙蚊。静观天象，见黑暗昏〔混〕沌的宇宙中，充满凄惨的景象。满天布列着耀耀的星辰，时想〔而〕放其光明，以排此黑暗的势力。奈势有不支，只好悲悲惨惨望着地上的群生，表示他的光洁，使群生知道伊是万物的光明之神。草中的虫声，水中的蛙声，时时叫的不住，亦好像受不了这黑暗势力笼罩和压迫，哇哇唧唧的哀鸣求教。我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，简直把我心灵弄碎了，自己的精神之悲哀，也再写不来了。若非我要拯救这些群生，抱定的救民主义，简直军人的生活，我便毅然决然的不干。只为我决定要以彻底的革命改造社会，虽然受了这种深刻的印象，更足以振起我的坚决毅力！这便是我昨夜的真正景况。——至于今天的感触，和昨夜的正适得其反，此乃完全精神作用而致也。今晨东方未明，我便跑到极高的山上去，看东方的静明遮亮，朝气蓬勃的清晨气象。远望东方的暗膜，被炎如烈火的一轮红日冲的一毫不存，放出光明直射的耀耀芒线，对着草上的反光露珠，竭力发射。欢欢而笑的郁郁之草，在地上精神百倍的欢迎惠日。方出大海的浴日，远远的也望着孤独的我，和鸷〔鸷〕而威武的鞠躬。如同告述〔诉〕我：“清晨的时光不要错过啊！你须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啊！快快准备，就着勃勃的晨朝，要作点事去罢！”我在今晨的山水清秀，一望无际，万山均遥遥在望，朵朵成缕的稻秧之方形农田，很清楚的也在心目中。大江慢慢的流水，渔人的操舟，八字形列着，一齐落网捕鱼。多数的牛群成队的走，小儿骑在背上，吹着胡哨，（本地的风俗，凡放牛的均是穷人，所放的牛是富家的，等到放一年，则分给若干稻米，一吹胡哨，则牛主均将牛放出。）唱着歌曲，均很自然逍遥的走着。这一种印象，也使我永不能忘。——至于今天晚上，更是有味。我今天在大的榕树下睡了很久的觉，才醒来，精神还昏昏不爽，乃蹒跚的走着，至黄埔之西南岸之一山上。此时潮水方下，两山夹中，现出数丈的深岸。水流平静，波折不兴。西望彼岸（深井地）之青山，连绵的山派〔脉〕往南走去。在该山南面之鞍部上，远远望见无数青年并峙。并有江叉数处，明亮如眼镜似的水，诸〔注〕入其中。以此白水而接连着夕霞的奇奇怪怪的各色之云，无异在山之西面，另有快乐奇景的宇宙。那种青秀优雅的天色、水色及山色，使我昏迷紊乱的恼〔脑〕海中，即时为之一清，将那付天然山水画，尽印入我恼〔脑〕子中。我很羡慕那种清楚纯洁的宇宙精华的美景，若将我这付衰乱的恼〔脑〕子能变成那样的清楚罗列的天然的组织，那么我的心意是如何欢乐！我真是羡慕不置〔已〕，其他的故事及苦恼，均不知跑到那里去了。我若常得这样的快乐，我的人生是如何幸福的人生！？我正在心快意怡的时候，忽听“集合！”我便急忙去站队，遂共同返校。

三十日 晴。因为昨天睡的觉多一点，所以昨夜未能成眠，又加上湿疹的痛痒，简直是讨厌的很。所以，到今天一点的精神都没有。上午，我们作“现地战术”；下午，作打靶的实习。因为枪的坐力太大，将肩膀弄的很痛！

（游泳术未能如愿）：

——本校的在放假湖内，令学生实习游泳术，因为无有能教导的人，并且不是二日的工夫可以学会的。所以，我们直到现在还无学会一点，因功课忙，勤务多，已将此科停止。

（记载军人生活的我之目的）：

我自入校以来，所受的痛苦固然很多，但我为实现世世〔界〕的真正和平，而将各国的民

种〔族〕并列在同一的水平线上，所以我决不以为苦。但我的日记，时常有此等之记载者，我实欲写一写军人的生活实际真象，我以后可以为有统系的切实的军人的状况的好材料之写真及著作，这就是我写这些锁事的目的。

（痛定思痛）：

——但我在当日的苦痛，终是感觉不到十分利害，待略过些时，一回想这该日的情形，才觉有些苦痛在里面。如若在我悲观过甚的时候，将过来的痛苦，一齐想集〔起〕来，简直那种悲惨孤凄的心里，都充满了苦恼，再无一毫的快乐。我认为这是所谓之“痛定思痛”。所以，我以后记苦痛的笔记时，不在当日，而在过去，将当时的印象再详细写来。这是我好久就感觉到的。

三十一日（阴历八月初二日）（星期日） 阴。本校因在戒严期内，未放假晋省，但可以在学校附近游玩。午前，孙总理及许崇智等来校，下午返省。闻为商潮及所扣之军械有关，但不知其内容。（1）我在这一星期的回顾里，再补记星期以前的一点，我在十七日晋省见永滋时，他曾有很重要的戒话说我：你以后不要对于什么事都抱悲观，因为你希望别人作事，均象自己的那样忠恳、那样的完善布置，是绝对不易的事。比如，韩致祥他是好吹大炮的，虽然这种行为我们是作不到，而且也不欲去作，但是他很可以用这种行为来吹成一件事。所以，虽性格、见解有点不同，也不必以己之善，而令他人有如我之善。以后请你找同志，也不必象你这样固定、严格的去物色。不然，必百无一得。你对他人的作为行事，也要如此。——丁鼎臣先生说：以我所见，无权力是不能以己之见解、主义、方针去施行。所以，权力我们要的。以后，我希望你但升官不要发财。

（2）省城佛山的为扣械罢市风潮^①，还未解决。

（3）沙面的反帝国主义之罢工，以前我毫无记载，现在他们已反抗禁止华人的条例，已取得胜利，全体上工，我特写其结果于此。他们自七月里罢工，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的光景才解决。这种坚持的工人团结，还算是无产革命的成功先兆。

（4）近日接北京来信，提到曹琨的近来行动，很是好笑，因为张国焘案的发生，一律禁止过激主义及自由恋爱等。《独秀文存》是传博〔播〕社会主义者，故禁卖。惟好人政府主义者胡适之所著《胡适文存》，因为“文存”二字一样的，所以也同样禁卖。因为禁止男女恋爱，见《爱的成年》及《爱美的戏剧》有个“爱”字，所以也一律取缔。——它在保府未坐总统时，因为育德中学有S.Y.^②的设立，而团体之名为：“社会研究社”，定有章程。在宗旨一条说：“以改造社会为宗旨”。而在宣言曾有“奋斗”二字，检查员得着给了曹琨，他见了“奋斗”二字大惧！他说：“学生们和我奋斗还了的！”以后有人说：“重要之点不在此，而在其‘以改造社会为宗旨’一句。”他听了很奇怪，费很久的解释他才明白。——近日之尤可笑者，北京禁止唱《捉曹放曹》、《骂曹》、《战宛城》、《华容道》……等等相关于曹操的戏剧。——咳，可耻辱哉，中国的人民！

注：①指1924年8月，广东革命政府扣留反动商团军陈廉伯的军火，陈煽动商人罢市。

②即社会主义青年团。

九月一日（星期一） 晴。下午，体操上功课，下午现地战术的连之防御。

（扣械之结果）：

昨日孙总理来，纯为扣械的事件。因为商团的罢市风潮无法解决（老孙无魄力，何尝无法解决？），并因商团请范石生（滇军的官长）及廖什么师长调和，令滇军都移到西关里去。无

论什么军队去，他们都开枪就打，惟不知不法的商团给了滇军多少的利益？糊里糊涂的拟定了解决的条件，叫孙总理照着这个条件来做，不然滇军即与商团一律行动。（真是可恨！）他的解决条件是：“（1）陈伯廉^①来电拥护政府，即取消其通缉令。（滑稽的儿戏的胡闹，岂有此理！）（2）商团给政府五十万元的军政费。（3）政府将军械既〔及〕时交还商团……”。这是条件中的最重要的三点。孙总理迫于不得已，所以昨来校商议交还的手续。闻说蒋介石是很不赞成的。这一件事变发生，我有几个感想：甲、孙中山的妥协性太甚，无论什么军队，他终是收留。所以，至今滇军拔〔跋〕扈，他弄的毫无办法，只有依军阀的提议来照办。我想他以后再收留客军（旧势力），应以这次为前车。乙、老孙的作事魄力还缺乏，在商团方有变更之时，就是扣军火之时，应当将西关大的资本家的老板早些枪决，商团早些解散，何必等到他和滇军携手。这是见解对而犹豫所生出来的危险。丙、既将枪械交还商团，以后的祸乱潜机更形利害，算是将资本家势力完全造成。丁、未罢市前将军火交还，国民党面子还算存在，等到罢市的威胁〔胁〕而交还，并许以五十万的款子，简直面子扫地，太无价值。——如长此以往，国民党这样的作事，我恐惧国民党没有希望！

（大刀会失败可惜）：

前些时安徽所起的大刀会，他们大闹特闹的真有些可观。不过，他们的迷信心太重，也无有一点的计画，所以现在已失败。不过这些民众的活动，我很觉可惜！设若有部分的觉悟分子参加在内，一定是大有可为。他们起事时，对人民秋毫不犯，绝非土匪的行为。很得该地人民的欢心。至失败后，他们逃到一个镇市绝食。他们驻在郊外，不到镇上去扰乱，以后他们向该地商会要求军食，商会便送了很多的饭给他们吃，吃完了还感激不尽的而去。并且他们声势方胜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土匪要和他们合作，他们竭力拒绝。若如真心加入，必先至神灵位前，祝祷一篇。盟誓曰：“我若不诚心加入，另有不法行为，当打仗时，即令枪子打死！”然后才准参加。——你看他们的行为，很是令人喜欣。所差者，无人指挥，以归失败，惜哉！

注：①应为陈廉伯。

二日 晴。接我母亲来信：说直省的水灾淹了七十余县。我乡中年〔成〕还好，水灾虽烈，也未被波及。但北京的粮米缺乏，非常恐慌。

（八月二十九日商人罢市潮解决）：

广州的罢市潮，因前者的条件已于二十九日（八月）解决，全体复业，佛山亦复业。条件亦照办，惟中山不欲收其五十万之军费云。

（军官学校的工科生已入校）：

今日下午，校长讲演，并将工科学生都一齐来校。他们是昨天（九月一日）入校，人数二百五六十名。校长对他们有一篇训语，然后他们返海军学校（今改军官学校工兵科）。

（广州工团军成立）：

广州的资产阶级之罢市潮，同时引起无产阶级——劳动者之武装对峙的组织的工团军之成立。这种现象，凡是注意社会问题中的中心之劳动问题的人，不能不对此事表示乐忱与希冀。尤其是作劳工运动的精神劳动者，更是特别注目。他们开始组织，就是由于商团之罢市起。通电拥护政府，与商人立于对抗之地位。——但是，他们的组织之内容，当然叫我们不满意的方面很多。并且，广州的工团，都是有名无实的空招牌。他们的领袖，都是些本地氓民之风头将。凡一次的游行，他们总是穿着很漂亮的洋服，还持着指挥棍，简直不象个无产

者模样。我那次到省城去，也见着他们的藉点事就游行。我因为对于他们的行为不良，所以我绝不愿去记载。他们的举动之目的，就是想和一些政府所谓之要人、名人接近，他们有什么目的，有什么觉悟？但是，他们的这次行动，是中国的无产者的武装的先声。在他们的无价值、无意识的嚷闹中，一定可以唤起有意识的真正劳动者甜梦，而有所遥盼！如若他们的组织里面，能以参加我们党的人，或者亦有一线的可为。如无有，可断言其绝无希望！

三日 晴。因小病未上操。下午，是我们的警戒勤务，出校警戒。

（群众心里〔理〕）：

（小经验笔记）：我听到人的讲话，有厌烦或者有爱听的二种分别，我想人人都是这样的。凡是讲话令人厌烦的人，他一定不知道人的心里〔理〕及群众的心里〔理〕。譬如，就军人来讲，如在平时，你和他讲战时的规约是取厌无益的。我更举明显的一例，前几天，学生们到野外体操，渴热不堪，及返校时，队长忽然叫他们跑步，学生们不但不跑，而口里谩骂。队长说：“你们知道不知道军人的‘最后五分钟’？”故〔固〕然他这话是对的，但是他未曾明白了群众的平时与战时的心里〔理〕。——以前我们方入校时，凡是有人来演说，除说些老军人的话以外，还有新的话，如“军人只有牺牲”，“牺牲的代价比什么都大”等等。这些话在事实上、在理论上都很对。但是，因为对着入校的学生说，他们不爱听，而且讨厌。如以那样话来对入校已久的学生说，到〔倒〕是很没有什么。所以，用同一的话对方入校及入校后的学生谈，就有些不相宜，这也不是知群众的心里〔理〕。我以为：“到了若河时机、若何程度，来讲若何时机、若何程度的话，才是对的。”昨天新学生入校，校长谈的话，我想他们一定觉着讨厌。我们因为听惯了，如同说好话似的听下去。他们——新学生，或者还要骂旧学生麻木，也未可知。岂知，我们——旧学生才入校时的见解、感触，都是和你们——新学生一样。这就是群众心里〔理〕。以后，我须在这上特别注意。

（本校之趋势）：

本校之内的情形及趋势，我很觉悲观，我认为不是民党前途的好现象。我的见解是如此，不知别人是不是和我的见解也是一样？校的组织及地位的关系，并以身分、架子、思想新旧的关系，很显明的分为三个阶级。第一阶级是校长及各部主任、教官等；第二阶级是干部的队长、区队长等；第三阶级是学生。因为第一阶级是头脑很旧的官僚式的军人，有点老学问，毫不适于今日社会潮流。他们的手段只是专制，虽然学校是标榜的平等同志的学校，他们仍旧用出他们的旧顽手段。他们的谈话、他们的行为，处处是和学生的思想相反，故学生对他们隔阂太远。第二阶级是新旧思想的人都有，因为他们受第一阶级的命令来实行于学生的，学生不听，他们就大骂而至于强制，故第二阶级和第三阶级的感情更坏。

（校长接学生多封无名信件）：

所以，近日学生有对官长不满意，给校长去了些谩骂的无名信件。校长大怒说：“我有我作事的方针，不能因为你们学生不满意，我就可以依你们的意思革除不用。你们一定对官长表示不满意猛力攻击时，那么，就以攻击本校长始！”所以，现在的学生——尤其是第一、二队的学生，都对学校、党的前途绝望！这真是一种极不好的现象。如常此一往，其危机真不堪设想。——我以为成立新的适合潮流的学校，当然所有的学生，尽是焕然一新的青年。同时，将官长及其他的管理人物，更须一致刷新，才可以上下一致，和和霭霭〔蔼蔼〕、协力完成革命，如苏俄赤军之组织然。咳，此诚可悲之趋势也！

（下转第 60 页）

事出力员弁案内，蒙湖广总督部堂张汇案奏保补缺后补用守备尽先千总黎元洪，请免补千总守备，以都司尽先补用。七月初一日奉朱批：该部议奏，单二件并发。钦此。嗣准行在兵部议复声明，可否援照大通奖案，准予照拟给奖。于七月二十二日具奏，奉旨：依议。钦此。接奉飭知在案。又于是年七月二十日，遵顺直赈捐例，报捐三品顶戴，接奉户部执照在案。又九月内，奉湖广总督部堂张飭赴日本阅看陆军大操及考究政治等事，抵日派为陪览官，并奉赐双光旭日章。十一月回华，仍到原营供差。元洪现在蒙保升阶自应遵照部定章程投标效用，以供驱使，当即稟请统带护军等营尽先协镇张转详收标。旋蒙督部堂张檄飭批准收入督标中营差遣，遵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到营听候差遣。是年十一月内，蒙兼署督部堂端札委，充当学务处武会计官。理合登明。

（上接第79页）

四日 晴，惟午后二时小雨，约半点雨止天晴。昨夜，轮到我们的警戒勤务，直至今晚返校。我的两腿夹中，起了很多的长凸形的肉疮，上面烂的很痛，到出汗的时候更是难受，大概与阳囊湿疹是一样的病。咳，苦哉！

（商团罢市潮已引起外交问题）：

广州的商潮虽已复业，但为陈廉伯勾结了英国的领事团。他们声言：“如政府对商团有暴烈行动，彼亦对政府有相当对待之手段云。”政府已提出严重交涉，并电英工党内阁。滇军武力挟制政府所订的条件，恐亦归无效。

【后 记】

这本日记，记录于广东军校，专记我的生活情形及对学校的感想等等。这本记载的生活，可说安全的，境遇毫无变动。

仁超^① 题 （一九二四，九月）

注：①张隐韬，原名张宝驹，又名仁超。

（日记全文载完）（责任编辑 叶志如）

《清代名人传略》即将出版

本刊讯 [美]恒慕义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本书翻译组译 清代名人传略一书，将于1989年10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本书是美国出版的论述我国清代历史的一部著名史学专著。这部词典式的大型人物传记体词书，由五十余名东西方学者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极为丰富的藏书，历时九年编撰而成。1943—1944年由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所出版。主编恒慕义（美国前任驻华大使恒安石之父）博士，是美国颇有声望的汉学家，1915年来华，先后在我国山西汾阳、北京等地执

教，1927年以后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，对中美文化交流多有贡献。

《传略》共收清代重要人物传记811篇，约150万字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卷。在时间断限上，上起明末，下迄清亡（1644—1912）。上卷共收人物传略435篇，概述上起十六世纪末下迄十八世纪三十年代（明末至清雍正朝）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；中卷共收人物传略208篇，概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至1840年（清乾隆、嘉庆、道光朝）间的重要人物；下卷共收人物传略168篇，概述1840年前后至清亡（清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统朝）七十余年间的重要人物。